

〔宋〕张栻 撰 邓洪波 校点

张栻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庫

湖湘文库
张栻集
PDF

「宋」张栻 撰

邓洪波 校点

张栻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汪 华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章育良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張宣公畫像



张栻画像,载道光洗墨池刊本

言發本穎
 後揮卓悟
 明人四然夙
 羅矜書克成
 倫式羽躋進
 贊翼義域脩
 利傳不
 之註息大

晉熙後學曾榕敬書

穎悟夙成，進脩不息。大本卓然，克躋道域。傳注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后人矜式。

明羅倫贊

晉熙後學曾榕敬書

淳熙乙未歲中秋日廣漢張鉉
夫約長樂鄭少融玉趙養民同
游水東諸巖薄莫自松閣放舟
泊水月洞天宇清曠月色佳甚因
書崖壁以紀勝槩

本詩堂于淳熙乙未歲于我存正氣字嗣心西見地倪微勝槩也公自謂有書癖于淳熙乙未歲
南宮此詩為張氏家藏物刻詞以誌其勝槩

張栻游桂林水月洞題詞拓片

南軒文集卷第一

詞

風雪亭詞

嶽麓書院之南有層址焉於登覽爲曠建安劉公
命作亭其上以爲青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某名以
風雪又繫以詞

峇麓山之回隄有絃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青絕
壁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試芟夷而
御視翕啟景之來示耀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
山屏屏以旁圍谷劬劬而潛通廊兩翼兮前張擁千
麾兮後從帶湘江之浮漾磊連山兮橫空何地靈之

南軒文集卷

久聞助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閣構之周重
撫勝概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達乎揆名而敵義爰遠
取於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語于侍函丈以從容因聖
師之有問各踴陳其所衷獨熙也之孫志與二三子
今不同方舍忘而鑒然諒其樂之素苑味所陳之紆
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終于
爲飛而無羅賈天理之中庸覽唐虞之遺烈儼洋洋
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登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
此邇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盡務勉乎敬恭密操
舍兮斯獨憂戒懼兮冥蒙防物變之外誘遇氣質之
內訌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

道光洗墨池刊本书影

欽定四庫全書

南軒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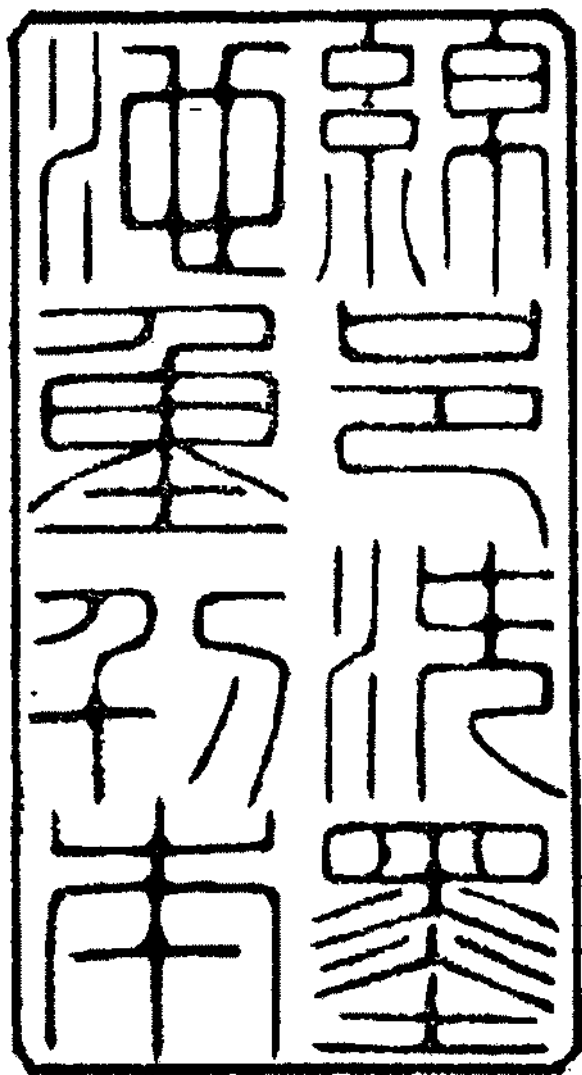
記

漳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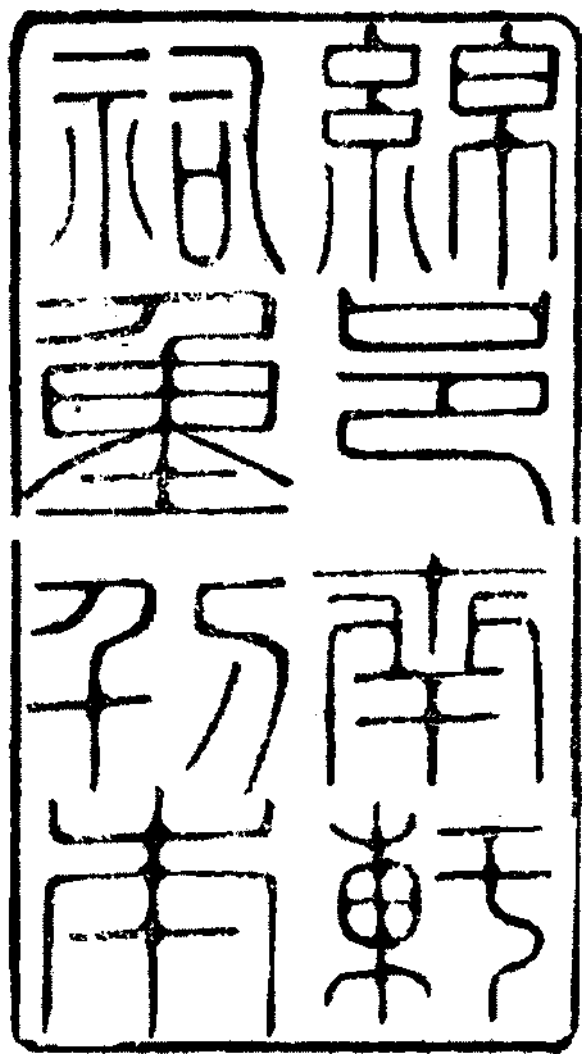
漳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洎之所作也後四
十有五年李元則來爲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
長則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
賜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
欽定四庫全書

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遠廢乾
道元年建寧劉侯玘安撫湖南既剏處是爲民俗安靖
則其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
請侯侯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
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垣屬州學最殷金華邵興經紀
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悉還舊規景從多士往觀焉愛
其山川之勝堂庑之嚴栗然不忍去喟而興之言曰侯
之爲是舉也豈將使子庠居族諱但爲決科利祿計乎

四庫全書本书影



道光洗墨池刊本牌记



道光洗墨池刊本牌记

前言

湖湘文化的中坚是湖湘学派，而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则是本书作者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卒后三十余年，追谥宣，后世因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绵竹张氏，世称大族。张栻曾祖张铉，宋仁宗时以殿中丞致仕。祖父张咸，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官至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父亲张浚，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号称中兴名相，但遭秦桧排挤，贬谪湘粤二十余年。临终，以曾任宰相而不能雪耻恢复中原为终身之憾，自觉无颜见先人于地下，遗嘱葬于衡山之下。张栻生于蜀而长于湘，长期随父辗转于潇湘岭南之间，至此乃遵遗嘱葬其父于潭州宁乡（今属长沙市），并徙居其地，子孙繁衍至今，皆尊其为迁湘始祖。故而，绵竹张栻又得称为湖南宁乡人。

张栻“生有异质，颖悟夙成”，深得乃父张浚喜爱，令其长随身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既长，以荫补右承务郎，任职于其父之宣抚司都督府。从此，踏入仕途，成为一名没有进士功名的

南宋官员。计其一生，张栻历任严州知州，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侍讲，左右司员外郎，袁州知州，静江府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除秘书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淳熙七年（1180），以病请辞，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未及拜官而卒于江陵任所，年仅四十八岁。

2 | 张栻虽然英年早逝，历官未久，但他却以修德立政、清廉正直、举贤荐能、选将练兵、抗金复仇等正面形象享誉孝宗时代的官场。其生也，人们对其期待甚高，《宋史》称其“有公辅之望”；其死也，孝宗皇帝“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①由此可见，其宦宦生涯闪耀光辉，史有定论，流芳丹青。然而，张栻一生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从政，而在治学、育人，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为基地，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并最终成为集湖湘学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者。早年他师从胡宏于碧泉书院，以其超群学识而深得器重，曾有“圣门有人，吾道幸矣”的赞语。学成之后，他先后创建城南、道山、南轩书院于善化、宁乡、衡山等地，倡导师说，将湖湘之学光大于胡氏身后。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他主持教事，因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对“群居佚谭”；反对“但为决科利禄计”，反对仅为学习“言语文辞之工而已”，坚持辨理欲、明义利、体察求仁，将教学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

^①《宋史》卷四二九。

动联系起来，以培养“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济世人才，即坚持“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①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他力主致知力行，知行互发，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博思审择，颇具特色。因此，“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②。湖湘学派得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基地而盛极当年。

东南三贤之一的朱熹，远在两千里之外的福建，得闻张栻阐胡宏之学于岳麓书院，即于乾道三年秋，偕学生“往从而问焉”^③，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此次会讲，以“中和”（心性论）为主题，涉及太极、乾坤（本体论），持敬、察识持养（道德修养论）等理学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月有馀，“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④。

3

朱张会讲意义重大。首先，对张栻而言，学问愈讲愈明，思想趋于成熟，正所谓“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对朱熹而言，它有着启导其集理学之大成的重要作用，正如朱熹答张栻赠诗所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⑤书院两个多月的会讲，对朱学体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于此不言自明。其次，对岳麓书院而言，东南三贤中有二贤讲学于此，何其幸也。“自此以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⑥此正所

①见《南轩文集》卷十。

②杨锡铤：《城南书院志·改建书院叙》。

③朱熹：《中和旧说序》，见《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④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

⑤张栻、朱熹：《南岳倡酬集》。

⑥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谓“真儒过化之音不可绝而莫之继也”。后人继起，朱张二先生就这样被奉为岳麓百世之师，朱张之学即成岳麓之教的正统。朱张之学，确立了岳麓学统，不仅影响书院数百年，而且通过书院影响湖湘文化数百年的发展。第三，此次学术活动，曾开不同学派借书院会讲之先河，大倡自由讲学之风。二位先生辨中庸之义，三昼夜而不辍，是为追求真理的大学术风范，可以楷模后世。

总之，朱张会讲是湖南乃至全国书院和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是不同学术流派在书院开展学术交流的典范，是书院与理学的一次完美结合，可以视作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形成的标志，更是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的标志。从此以后，朱学与白鹿洞书院、吕学与丽泽书院、陆学与象山精舍（书院）相结合，它们和岳麓一起，号为“南宋四大书院”，开创了一个理学与书院一体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二

湖湘学派是一个形成于宋代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命名学派、勾勒学统并首次对其作清晰而全面描述的是南宋大儒真德秀。宋宁宗嘉定末年至宋理宗绍定初年间（约1224—1228），真德秀曾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他在《潭州劝学文》中说：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波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

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馀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警咳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而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①

非常明显，在真德秀看来，南宋后期盛于全国的湖湘学派，以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而著称，而考其学术源流，则由前期的周敦颐（元公），中经胡安国（文定公）、胡寅（致堂）、胡宏（五峰）父子，近则张栻（宣公）、朱熹（文公），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统。在这个学统中，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河洛，有开祖之目；胡氏父子设教衡岳，对湖湘后学多启导之功；张栻、朱熹二先生则阐明理义，集诸老大成，更被推为学派的旗帜，其著作“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抬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湖湘学派的学统与前述岳麓书院的学统重叠于“朱张之学”这一部分，是岳麓书院在湖湘学派无上地位及领导作用的反映。这种地位和作用的影响是长期的，以至它使当时的民众、士论广为接受而形成一种主宰性的看法，其结果就是将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推到了一种“文化霸权”的位置。当然，这种“霸权”地位的建立是漫长的，由宋及元而至明清，才得以最终完成。在南宋，它鲜少“强制”性，更多地则表现为湖湘学

^①光緒《湖南通志》卷六十二。按《真西山文集》卷四十亦載此文，惟文字稍有不同。

派这一区域性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这一象征的表述，不是“朱张之学”，而是“张朱之学”。在潭州，真德秀是将二先生并称，但张栻排在朱熹之前。在永州，虞珪压根就只提张栻，而把朱熹排斥在外。虞氏《永州学释奠诗》小序称：“惟湖湘理学自周元公倡之，五峰、南轩继之，远有端绪。”诗中也有“正学昭昭贵力行，湖湘一派到于今。好翻愚岛词峰手，密察濂溪理窟心”^①之句。即便是在岳麓书院，到元代吴澄作《百泉轩记》才将朱子置于张子之前，而在其所作《岳麓书院重修记》中还是张前朱后。直到明弘治年间，陈钢建朱张祠（又名崇道祠），朱张的排位才最终定型并沿用至今。“朱张之别祀……崇道学……从书院也。”^②“祀朱张，崇道也。”^③这是明清时代的说法，本质上与宋代并无二致，但为什么排序上有前后的差别呢？究其原因，极为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张栻长期生活在湖南并迁居湘中，讲学书院，门人甚众，湖湘学派由他奠定规模；朱熹前后两次到湘讲学，门徒虽多，但终属作客，湖湘人士有心理认同的困难。一是朱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时代虽然迅速上升，但它毕竟还没有从区域性文化象征变成国家文化的象征，儒家正统观念使得这个时期只能表述为“张朱之学”，这是极为自然的理念表现，正如后来朱学成为官学而变作“朱张之学”一样自然。

应该说，不论是“张朱之学”，还是“朱张之学”，无论是张在朱前，还是张在朱后，虽然表述容有不同，排序亦可先后有别，但张栻在湖湘学派的核心作用与灵魂性地位都是毋庸置疑，也是不可动摇的。

①光绪《湖南通志》卷二七四。

②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庙祀》。

③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载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七。